海東樂府

乾

海東樂府卷之一

洉村居士著

桓雄詞

古記云昔有桓國君庶子雄來出世君知其意授天印三箇送之雄率徒三千降於太白山檀樹下時有一熊一虎同居有神人授靈艾一炷蒜二十枚曰食此不見日光百日可化人熊食之如其言化女身每於檀樹下祝有孕雄私通生子是為檀君都王儉城國號朝鮮享國一千五百年周武王己卯箕子受封而交檀君避隱阿斯達山山有檀君廟配食桓雄春秋致祭

國有桓人有雄父命子天印紅三千法侶如雲來太白山青檀中熊化女女有神雄是雄雌之從生神子

闢荒屯王儉城出朝暾阿斯舊廟縈烟起白雲千載遊英魂

按王儉城即檀王儉之所築也權陽村近詩曰歷年凡有幾傳世不知千盖示檀君子孫之綿遠也檀君並堯而堯時中國已文明煊赫而我國則始如盤古之世其傳說荒誕世代微茫有如此者況僻於我國者乎

八條詠

箕子率中國五千人入朝鮮都平壤教民禮義田
作蠶織設禁八条人無門戶之閉教化大行及秦
并天下四十代孫否服於秦子準立燕人衛滿因
二世之亂亡命聚黨渡浿水襲平之浮海南奔金
馬郡時漢惠帝戊申也
玄禽帝籙終白馬東海東龜籌運餘智八條開鴻濛
男教業女教貞盜為奴世世其主遠山板扉夜不閉浿
田溝洫何旁午微子吾被髮大人厥施普
世以八条為五倫三綱而我國雖荒僻何待箕子
後而始知耶所謂八条者此必是殷俗之禁方如

群聚而夜飲姝邪之醞酒巫覡之亂民婦人之淫亂
衣服之踰制捕盜而爲奴閭巷之鬪鬨音樂之哇
汚自是伊訓中所戒者至今我國尙有此禁依然
有商俗䂓模者豈非聖人功化歟

殺使歟

衛滿旣逐箕氏據有朝鮮承漢呂氏之亂侵降旁
邑樂浪真蕃皆爲其有至孫右渠漢武帝遣使招
之不奉詔殺漢使元封二年帝遣楊僕等討之兵
久不決更遣公孫遂往征之相路人殺右渠降漢
遂定其地爲臨屯樂浪玄菟真番四郡

尉佗降田橫士盧綰民獨僭王勔勦井蛙驕不識天家尊殺人人殺我自孽人誰寃生莫恨公孫遂不知蕭墻有公孫

按衛滿以不正而得國又以不正而失之固矣我地之為府為郡皆衛滿之罪也若使箕氏後裔按而有之必多餘化之留襲而中間為賊所染蕩無可見可歎

馬韓曲

箕準既為衛滿所逐率其宮人及左右浮海居韓地金馬郡號馬韓其民種桑麻養蠶散在山海間

無城郭居處作土室以居俗不重金銀錦繡貫纓
珠以飾髮垂耳男子衣帛草蹻性勇悍讙呼善用
弓楯矛櫓統西南五十餘國摠十萬餘户文獻通考倭國
条以馬韓爲秦韓
遼靈初喪國樂浪悲杜宇仁人不可失從者八萬户
歸何處金馬郡金馬郡非吾土非吾土亦宜桑非吾
土亦宜梁纓珠首布帛身生西鄉死南鄉仁風元無
武力競只恐溫王如衛王
捿箕王化俗專以禮讓故衛滿至則棄而浮海秦
人逃則按而分土溫祚來則割而與地終至於珍

滅無遺若使自強而爲衛則豈上數百年而已我
國仁弱自古而然噫

辰韓曲

秦始皇時東界民避秦亡入韓韓割東界以與之
其言語似秦人故或曰秦韓常以馬韓人爲主地
宜五穀俗饒蚕桑嫁娶有禮男女有別卽今慶尚
道也

徐郎船木客鸛去不歸滅若仙洛東江水春來肥武
陵桃花落翩翩居人不改秦衣冠自言生長嘉平年
嘉平日月如夢長六鰲霜背生青烟回謝馬韓人微

爾吾何所男宜耕女宜織長日炯村布穀語高笑長城癡白骨不走仙鄉死長城楚漢風雨我何知卧聽扶桑曉鷄聲

按先輩多以徐市之行入于我國爲言而倭國所傳則以紀伊州熊野山爲方丈亦有徐福祠其子孫爲秦氏云按倭紀福乃徐市之子無乃市往來鮮倭之間而福則終於紀伊而子孫留之歟

弁韓曲

秦滅六國後韓人避秦入馬韓東界者爲辰韓辰韓以其後從者別處于西界爲卞韓(卞似弁字之誤)俗似

辰韓

挾辰馬開葛黄民無官國依里身縹又腹縠自辨無塲市扶桑西畔靄雲紅都邑蒼茫疑信塲熊葛城頭出降旗嗟乎生莫逢楊山王

盖秦於六國中先滅韓韓人大崩四散以東國爲歸尚不忘舊但行有先後故次第以變其名歟

北扶餘

高句古記云漢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四月天人降於訖骨城乘龍車立都稱王國號北扶餘自名解慕漱生子扶婁後移都于東扶餘扶婁之弟東明

繼北扶餘而興都于卒本州是爲卒本扶餘
煌煌五龍車剡剡巫山峯若有人兮雲之中何處是
吾鄕訖骨城上朝陽紅
今成川邑有十二峯列前謂是降仙之地仙迹蒼
茫古人故欲奇其事而立言歟可疑

東扶餘
北扶餘相臣阿蘭弗夢天帝降謂曰將使吾子孫
立國於此汝其避之東海之濱土地膏腴宜立王
都阿蘭弗勸夫婁移都于東畧號東扶餘夫婁老
無子祭山川求嗣馬至鯤淵見大石相對流淚王

佉之使人轉其石有小兒金色蛙形王喜曰天賚
我賢胤乃收養之名曰金蛙及長為太子夫婁薨
遂嗣位傳子帶素

瑤皇夢謫謫下送玉猉獜宮中桂花發結子迨芳春
我児何在鯤淵石我家何在溟海濱縈壇南畔馬蹄
躅蛾子翩翩欲幼身驚鶩色閣閣形云是西方聖帝
親掩人蒜髮黃蒿笑春風楊山皓月生重輪阿蘭一
語解醒人天室新都歡樂新孔巖空桑語恍惚齊諧
佉書無乃真

人以血屬為重取其血脉之相通也石中生兒之

說類似許氏之孔巖島足取信哉

閼英井

辰韓有六村村各有長漢地節元年六部長會於閼川議立君長登高南望楊山下蘿井有白馬跪拜往審之則有一紫卵剖之得男子浴於東泉身生光彩以漢宣帝五鳳元年立以朴爲姓名以赫居世號以居西干六部長齊賀曰天子已降宜求賢配乃於閼英井邊得童女殊色立爲后國號西羅伐在位六十一年王與妃俱薨合葬蛇陵

楊山玉馬空中嘶楊山百鳥翩翩啼東泉錦浪如桃

花五雲縆繞白團棲鵲橋天津旁新度秦樓玉簫彝

彝迷撥川溪溪洗花水素手撫瑟雲鬟低黃羅副褘

宮樣裁六村文老歡彝齊指點村井靈氣聚此間有

龍龍是鷄冊筍翠菌繞宮生卞韓三拜槌盡鞏龍飛

鼎湖髯自落嗚呼吒陵之說尤無稽

世之感生之理羽化之說皆在溟濛之世而今赫

居世體落地之說亦似鼎湖遺弓之傳姑取補遺

之記而錄之者盖取史家並錄左氏之浮夸以為

奇譚之一助歎

柳花曲

扶餘王金蛙得一女子於太白山優渤水問之曰
我是河伯女柳花也與諸弟出遊時有一男子自
言天帝子名解慕漱誘我於熊神山下鴨綠室中
私之而往不返父母責我以無媒從人遂謫于此
金蛙異之幽閉于室爲日所照引身而避日影隨
照因以有身生一卵大五升王棄之與犬豬皆不
食棄之路牛馬避之棄之野鳥覆翼之剖之不能
破乃還其母母裹藏煖處有兒破殼而出骨表非
常名曰朱蒙金蛙七子猜其能欲殺之其母告其
謀朱蒙與烏伊摩離陜父等三人俱至卒本扶餘

沸流水定都國號高句以高爲氏時漢元帝建昭
二年也麗俗善射者謂朱蒙
柳花白風吹優渤水日影照大卯圓如軋牛羊字鳥
覆翼天手復生姜嫄子鳥號滿月不虛發七鴈訴天
天爲怒萱花春色鮮感人桃花叱擻追風雨三人行
淹滮水野無航愁難渡渭橋魚鼈送燕舟水外追騎
空飛塵神龜暗食沸流川天命一聽麻衣人誰言柳
花隨風落柳花落盡青枝新
按筆苑雜記檀君私河伯女生扶婁禹會塗山時
八朝云補遺則解慕漱之子秋婁夫婁之子金蛙
八

本記則以鮮慕漱為柳花之夫而柳花又歸金蛙
是生東明東明立國在漢元時三說之相左如是
扶婁與夫婁扶夫既異則或者檀君之子與鮮慕
之子名同而人異歟鮮慕既稱天帝子而誘通柳
花則豈有復從金蛙之理此河間桑中之陋烏足
以為人始而傳永世乎蓋朱蒙之為金蛙子則的
矣古記既以扶餘始祖鮮慕漱為漢宣帝神爵四
年立國則朱蒙是鮮慕之曾孫而自神爵四年壬
戌至建昭二年甲申其間為二十三年之間三世
相傳亦似太忙而年代事蹟最為近似後之人或

可因此而有據歟

二性曲

新羅赫居世營宮室於金城樂浪人來侵見夜戶不閉露積被野相戒曰此有道之國吾儕襲之無異盜也遂退此時有龍見于閼英井時和歲風百姓稱之爲二聖後世仙桃山有女仙像宋人設像祭之謂是新羅始祖妃云

二聖遊民無因二聖樂民無愁有龍飛飛八井幽東川鳥歎舞翩躚六部鼓吹春如年青海長槍不敢近金城白日三軍眠君不見仙桃山上畫金女江南賽

鼓迷齊烟

俗厚民樂本非難行之事無懷葛天之世豈有斂民之風乎民無役田無稅故勢自然爾及夫後世巧作收斂之法作錢貨以輸下民之財於是盜賊生矣作界限以售兼並之習於是戰伐生矣雜羅新造之初便是無懷葛天之世有何民俗之作悪乎後人只羡風俗之美而不知美風俗之道惜哉

瓠公吟

羅赫居世時有瓠公以瓠繫舟渡海而來赫居世使聘于馬韓馬韓王以不修朝貢讓之公對曰我

國有二聖人事修天時和倉廩溢兵甲繕辰韓弁
韓樂浪倭人無不來服我猶謙遜先遣聘使可謂
過禮而反怒讓之何也韓王欲殺之左右諫而止
明年馬韓王卒或告羅王曰西韓王前辱我今當
其喪可伐之王曰幸人之灾不仁也遣使往吊

瓠舟過海来流作銀河槎西鄰殺氣不敢近四境鷄
犬聲相和相如袖。完璧而君王面上春風開金城裡
城頭抑孝旗宣有仁人幸人灾

按馬韓衰邦也鷄林興國也 以衰邦而凌興國豈
能長久乎

七稜石

高句麗始祖王朱蒙初在扶餘時娶禮氏有身而朱蒙去及兒生名類利有大志好彈丸嘗出遊彈雀誤中汲婦盆婦罵曰汝以無父兒如此頑戾乎類利慚慚復彈以泥丸塞之歸問其母曰我父何人今何在母曰汝父非常人今方南奔開國方行語我曰生兒若男有留物藏在七嶺七谷石上松下得此者吾兒也類利遍索山谷不得一日聞柱礎間若有聲就見之礎石有七稜乃解曰七嶺七谷者七稜也石上松者柱也乃掘之得斷劍一段携乃

至卒本以劒進王王出所藏劒合之果驗遂爲嗣

吾家訖骨村郎是天帝子妾食紅莨冠郎飮龍頭水

水流流不返生子子已美龍歸窟鳳尋巢汲婦一言

能激起阿孃口有授阿爺行將遍遊歸來枕淚

蟠虬佶屈雲深處千山萬谷行將遍歸來枕淚忘寒

暑着吼月銅花自生氣延津會合天其與斑衣袖裡出

轆轤老烏格格迎其雛信知無恤簡足爲傳家符

礎下靬出自是天感瑠璃之識若非柱礎有聲父

子終無相逢之時東明爲計亦近迂濶

十濟曲

初東明王至卒本其王無子只有三女見朱蒙奇之以第二女妻之未幾王薨東明嗣位生二子長曰沸流次曰溫祚及類利為太子二人恐不容遂與烏千馬黎等十人南行百姓從之至漢山登負兒嶽望可居處沸流欲處海濱十臣諫曰惟彼河南之地北帶漢水東據高岳南望沃澤西阻大海天險地利兩得之矣可以為都沸流不聽分其民歸彌鄒忽居之溫祚都河南慰禮城以十臣為輔國號十濟沸流以彌鄒土濕水鹹不得安居歸見慰禮都邑甚盛慚悔而死其臣民皆歸慰禮以百

姓和悅改號百濟立始祖廟祀東明王

卒本受堯禪美蚌生珠子宮中疏罷壓紐戲二龍雛

容一津水鶺鴒翩翩南渡漢漢山以南多王氣多王

氣季所居乃伯影搖獨何止杙械荒山路初開謳歌

半月人如市莫說彌鄒多海瘴歸對馬子浪着死由

來樹國先樹德豈必都城爲可恃

來樹國先樹德豈必都城爲生聚亦有盛衰豈必彌

鄒下於慰禮而民物不阜乎公然愧死亦非知命

者

周勤歌

温祚王二十四年王作熊川柵馬韓讓之曰昔子来時無所容足吾割東北百里之地以居之今國富民盛奈何反噬我乎温祚壞其柵明年佯稱出獵遂襲馬韓滅之移其民於慰禮馬韓舊臣周勤據牛谷城起兵伐百濟不克勤自到死王腰斬其屍

金馬墟生麥秀東都主禍反搆熊川老蚕日正肥漢南春桑葉葉瘦西江獵火焚林紅宜陽喬木生凄風虎脊拔劍指蒼穹酒酣老氣生長虹誓不與賊一天同獨騎青驄踏夜陣奮臂轟擊賊賊反刃師直爲壯曲

為老汝雖得國何無信牛谷城頭出日紅此心與日昭長空何必計較成敗功功雖不成身是忠金家史筆愧董狐翟義公然為有窮

按周勤乃馬韓忠臣而百濟乃馬韓之叛臣也金富軾三國史乃書周勤以叛百濟百濟以討周勤叛是叛其主也討是討不臣也此與翟義李敬業可以較忠節而乃齒之衛滿甄萱之流不亦冤乎難免史家之累矣

扶餘奴

高句璢璃王時鮮卑來侵王曰有能畫其策破賊者

必重賞之扶芬奴曰鮮卑險固勇而愚難以力鬪
易以謀屈臣率精兵從間道王率羸兵佯敗彼
必空城逐之臣以精兵入其城此韓信破趙之策
也王從之遂大破鮮卑受其降

鮮卑山下鼓聲起城頭將軍潛附耳趙壁追塵暗兵
仙陣背水自是元戎先伐謀一坐一作機閑秘然
紅日晩飛火空城裡

鮮卑乃慕容之祖也高句恃其勝而無備慕容忽
其敗而有修卑境自取輕敵之患以致輸輝之交
兵終至拔美川之塚擒故國之母豈非交隣之失

其道歟

黃鳥歌

高句琉璃王三年妃松氏薨王怏怏不樂更娶二姬禾姬鶻川女也雉姬漢人女也王造東西宮於涼谷各置之二女爭寵王畋於箕山久不返二姬相鬪禾姬罵曰汝漢家婢何無禮也雉姬慙而亡歸王策馬追之不及息於樹下見黃鳥飛集感而作歌歌曰翩翩黃鳥雌雄相依念我之獨誰與為歸出補遺

恰恰春林梢有鳥鳴黃鸝何事春風不容得夜來飛

去打別枝涼谷瑶宮鎖二花萬機如夢春遲遲臨春結綺相對起粉脂流紅漲御池蝶非鬪花花自鬪狼籍春風不禁吹箕山獵騎夜不帰只恨人無祈招詩街頭楊柳擺亂飛隔江招招恨在誰帰對鶺川月下簾低羞眉相彼烏兮不失侶念我之獨誰與隨旣是雌棄雄何為雄戀雌但恨不能知邪止東飛西飛苦低垂

人君正國之治當以關雎鵲巢為本而瑠璃不思貫魚之灾甘犯風　之戒及其月宮之奔忘作桑中之行戀戀不已殆如李後主揮涙戀娥不亦笑

哉

鵲鳴引

駕洛海中有船來泊金官國王將迎之舡乃飛走至於始林東阿珍浦有海尺之母名阿珍者見羣鵲集鳴往見之挐船得一櫝開見有一男子自言曰我是龍城國人我父王置我于櫝浮海任其所之遂来此言訖曳杖卒二人登吐含山望城中可居之地乃瓠公宅也設計奪其居以鵲隨櫝故姓昔氏觧櫝脫卵而生故名脫解及長風神秀朗智見過人南解次次雄知為異人以公主妻之遂委

政

鷄鳴林下鵲鳴起遠浦浮浮一槓子頳虬導雲雲為

䡈大海水濶三千里埋門蠣炭計太拙豈有淳人詐

至此如束換骨為聖骨浦邊老嫗能知己宮中聖人

一笑迎嫣洳春風鳌禮始漁磯一下即禅基東土重

華子眞是何處重尋九疑 山東岳廟中骨相似

蠣炭之計太不近似雖尺童必不信之况𨙻公乎

碎骨為塑亦非君子垂後之法豈非可疑者

槍原怨

高句瑠璃王 遷都太子觧明不從留於卒本故都

時黃龍國遣使贈強弓太子對使者折之曰弓自
不勁耳黃龍王慚瑠璃王聞之怒賜劒曰吾欲遷
都安民豈有不從父命之子乎必死之太子往礪
津原以槍揷地走馬觸槍而死人哀其死歸其地
曰槍原

王之来不爲来王之去不爲去生爲王子死王子棄
父之命焉用汝但是此身生處樂不忍一朝離其所
黃龍明月影全碎橋梓春光失春序鐲鏤無眼自秦
宮扶蘇棒書涕淚灑長槍快馬走中林寃血淋淋礪
津湖湖上峨峨望思臺黃鳥歌中泣士女

按古乘依微不知其時事而第遷都之前必有阻隔之事而然宜有父王遷都而太子不從者乎折亏小事也以此宜有賜劒之理

毀卵行

扶餘王帶素遣使讓高句王。我先王心愛東明曰王東明誘我臣僚逃南立國負我甚矣今王能順事我天必祐之不然保社稷難矣王子無恤尚幼對使者曰我祖東明王生而神異諸兄讒於父王辱我祖以牧馬我祖見幾而出今大王不念先愆但恃兵强輕蔑我邦諸使者歸告王今有累卵於

此王若不毁其卵則吾將事之否則王其自慮焉
帝素聞之徧問羣臣莫有知者有一老嫗觧田累
卵者危也不毁者安也其意若曰不知自危而欲
人之事已不如易位以安也帝素甚慚

淹淲川畊通人歸扶蘓老木生秋鮮宗邦使者受命
來病虎吔唱聲驕獰生來自作仇吾豈忘吾兄君不
見卒本原頭連理木東枝憔悴西枝榮君家有卵纍
重重上卵下卵危以寧君今速可毁毁可君室寧不
獨君身享康寧我執玉帛朝君京君莫笑我童觀童
不羨君老乞儈他時毁卵者誰子此童雖幼幼能成

按無恤毁卯之言與趙無恤懷簡之對一般宜乎
高句劍業與襄子相似

陷泥淖

高句大武神王畋於骨句川得神馬騧驤攻扶餘
道遇一人身長九尺目有燈光拜於馬前曰臣是
北溟人惟由聞大王行師臣願從行取扶餘王頭
許之進軍扶餘南觧鞍休卒扶餘王策馬突前陷
泥淖惟由挺劒直斬王頭扶餘兵亂遂乘勝而歸
扶餘人立王弟昌思爲王

赤烏扶餘來瑞鼎沸流出蚤弧儀前矛駏驤嘶明月

矛川黒蛙示先兆東隣戰馬蹈春泥北濵壯士按劒起句帝䰟断迦原西遼天漠漠雲霧迷歸來作杜舉士卒歡聲齊也知蒼𦾨自有佑君不見鵲盤嶺下雲錦嘶

按扶餘之怪曲與百濟之黄昌郎同一手段當時國君之見朝若是其易無異韓相府之直八其草昧可知

流星墜

新羅南解次次雄王十一年倭舡百餘艘掠海邊王發六部勁兵禦之樂浪知内虛来攻金城夜月

流星墜於賊營賊懼而退屯關川上造石堆三十
而去六部兵一千人追之自吐含山東至關川見
石堆如賊衆乃止
關川風雨夜㳀㳀西林老鼠將噬人東南黑氛迷射
天壁星空盧車有塵流星天畔隱雷鼓影落賊陣如
車輪箕城老革解畏天刁斗不擊雙眉嚬林鳥啞啞
幕土啼石堆黯黯陰雲屯君莫犯五不避変隣如何
不親親人畏天我畏人人莫笑石堆城下兵邊巡
倭之來侵者必是對馬一岐島也樂浪末及數百
年一統于新羅而馬島則至今爲倭之附庸尚貽

我國之大弊恨無一箇尹文肅奮力拓土噫

尼師今

新羅儒理尼師今註乃南解王太子母雲帝夫人夢五雲繞身而生南解將薨太子儒理讓惜脫解脫解曰神器大寶非庸人所堪吾聞聖智人多齒試以餅噬之齒理多者可立儒理果以齒多即位今國中尚稱王號

人言德為寶我以齒作寶誇德德難驗驗齒齒易考天家聖骨曉昇雲咸池瑞日春暉早一團花糕驗壓細秋泥鴈爪看多少箇箇瓠犀掩不得宮娥跣進山

龍禊山龍披掛五雲身春晩瓊欄花影老大輔再拜
阿妹賀謂意天意丁寧好我知天位不在薗天位豈
以薗可保
按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者傳于賢也家者
傳于者也舜禹不常有故後王之必傳子也家者
羅之三姓相傳非官非家至乃驗之於薗薗豈可
論德乎未免上古之淳厖不亦笑乎
鴻鴈歌
百濟王宮有鴻鴈來集日者曰鴻鴈民象也遠人
将來朝乎已而南沃沮二十餘家至斧壤納疑

鴈肅肅自何来雁雝雝来處来宮中朝日影如雲恰
是瀟湘沙芜苔太淸真人叩靈龜西北荒山路初開
羣魚撥刺遊龍窟衆鳥雜沓歸林藪翁携子子負母
今夕何夕君之臺君家易知復難忘五雲門外桃李
栽歸来兮翺翔與君聚醉太平盃

北沮古肅慎之國而今北青以北也南沮乃北青
南鉄嶺內外也斧壤乃今平康地也然則百濟之
地自鉄嶺以南南至盖山者也合于孤雲所論而
亦不悖陽村之說矣

乙豆智

高句大武神王十一年漢遼東太守來伐右輔松屋句曰憑險出奇破之必矣左輔乙豆智曰漢兵遠来其鋒不可當也閉城固守清野以待師老而擊之可也王入尉那巖城久守力困豆智曰漢軍謂我巖石中無水故欲困我宜取池魚包水草兼以酒致犒可也王從之漢軍謂城內有水不可猝拔遂引還

尉那城門白日閉城外漢兵来蹈躙水草包魚饋三軍謂言遠道胡為乎城中有水深如江城中有粟積如蘆肯學賣土降馮亭義不城下牽羊趙嗚呼乙豆

智真智士有賊不抗真非夫

按将師制敵必以出奇為勝而耿恭之疏勒飛泉吴玠之饒風遺柑皆是驚賊之謀若是卷國大兵累月圍住則豈可以一水草而退之哉

兜率引

新羅儒理五年王巡行國中見一老嫗飢凍歎曰此予之罪也解衣以衣推食以食仍命有司遍問鰥寡孤獨老病者厚給之隣國聞而來者甚衆又年豊民安作兜率歌以唱之

於乎我王出我民其無饑於乎我王遊我民無寒感

無飢又無寒自然中心肥美蓉明月鶴城春鷄犬千家花滿扉慈悲世界自兜率法雲流動仁天機溟波不動白山晏穆穆深殿山龍衣宮中美人奏雲門處處白屋含春輝只是民有擊壤歌恨無康衢帝服微

子産濟人於溱洧孟子譏王政之不行國君自無斂民之政而農不失時則自然安樂何以人人厚給乎

會穌曲

儒理九年王定京都爲六部中分爲二使王女二人各率部内女子自七月既望集大庭績麻夜分

乃罷至八月望考功多少負者置酒食以謝勝者
相與歌舞百戲謂之嘉俳負家一女起舞歎曰會
穌會穌其音哀雅後人因以歌之

會穌復會穌促織夜夜鳴嘍嘍誰家女子不動手每
日結着紅羅樓五中有麻池中漚天家令甲嚴霜飄
六部女伴曉盆手績燈如自紅欄橋梅粧月態執畫
聲二更課績三更遲八月高爽天氣清勝酒上面皆
紅潮君唱酥時歌我和陽春謠今辰何辰夕何夕桂
花落盡寒宮宵由来婦功勤乃得下女莫辭勞心焦
請　君長誦葛覃詩留勉宮中婦德昭

按禮王后織玄紞内子織大帶宮中女功王政之始也唐時宮中自冬至使昭容掌女工課納刺繡線隨日漸長歲終考其勤慢蓋羅俗專尚勤儉故至今嶺南女功甚盛其會蘇之餘風歟

好童怨

高句大武神王次妃曷思王女也生子容儀美好故名好童嘗入樂浪。。王崔理見而奇之妻以樂浪女樂浪有鼓角敵兵至則自鳴好童將還謂其妻曰若能入武庫割鼓面角口則我將迎汝崔女如其言好童歸勸王襲樂浪兵至城下始知其故遂

殺女出降王元妃恐好童奪嫡譖好童無禮於妾
王疑之或勸自釋乃曰我若自明乃顯母之過貽
父之憂也不如自斃遂伏劒

樂浪城中鼓不鳴樂浪城外烟塵生婦人見夫不見
父賣國何能獨享榮東都歸來鵲印橫樂落之戰或
禍萌妖姬日抱公子啼牝鷄一聲王心迷王心迷可
奈何裙蜂之說尤無稽君王有眼不鮮看乘舟一曲
多悲酸非姬食不飽非姬寢不安儂身一死不足惜
但恐此心無人識草綠新城帝子泣東風夜火無寒
食九原羞對樂浪女爾功我伐俱受戮

按左傳褒舍之女附于蘆蒲而亡褒宗史記趙襄子欺其妹而滅代国有摩笄山義士非之今樂浪女之負國甚於褒女好童之貪酷無異摩笄則二人之禍国是滄浪又何怨乎

迎徘忼

新羅儒理十年金官國有九干各摠人民散在山野見龜旨峰有金卵六團化為童子始見者為首露身長九尺龍顔美鬚九干等相議立之七年九干等獻言曰大王尚未有后位請遴賢族王曰朕天命也配朕者亦惟天命命 天干乘舟望之忽

見海上西南有舡掛緋帆張茜旗而来往見之則
舡中一美人笑語曰妾是阿踰陁國公主姓許名
黄玉也父王語母后曰夢上帝命駕洛國元君未
有匹偶宜遣爾女配之遂使妾浮海而来王曰朕
先知之已備禮矣遂以所着綾袴為幣帷宮同寢
過二宵同輦而還送船還其國立為后至漢末后
崩年百五十七葬於龜旨北塢國人號解纜處曰
主浦村解袴崗曰後峴海岸曰旗出涯王思夫人
每歌鰥枕以悲之後以漢獻帝建安四年薨壽百
五十八歲墓在西郭門外遂立廟於首陵之側子

居登繼立歷八世至梁武帝中大通四年而亡於新羅享國四百九十一年也羅季有金官城主忠至者使其吏英規奪其廟田探折壓死其後羣盜意其陵中有貨將掘之有巨蟒長三四十尺自陵而出咬殺九人盜散走

娘家住何處住在阿陁東瑤臺明月照伽倻南國天桃颭春紅龜峯垂下月老絲玉輅影接紅雲擁娘之来兮掛緋帆到汀洲兮風泊之郎食鳳凰觜妾食鸞鸞脂紅琴靜和雎鳩響別浦桂花春垂垂青綾袴赤絨帳三生枕上語呢呢湧八瑤京閙天語十六羅漢

開宮闕腰下宜男佩枕上壽星出首陵東畔廟突元

金甲將軍守神穴

按芝峯說壬辰倭賊發首露墓壙中甚濶頭角大

如銅盆柩傍有二女年可二十面貌如花出置壙

外則旋即消滅盖殉葬者也夫首露之靈能使英

覡而壓死金甲而驚賊大蟒而殺人則獨於湬菑

之掘無靈以討豈其靈有盛衰之不同歟

慕本原

高句関中王薨王侄解憂立暴戾不仁坐必藉人

卧必枕人人或動輒殺之諫者射之民怨天怒災

異不絶杜魯試之葬於慕本原因爲王號國人立
瑠璃王孫宮是爲太祖王

慕本原非石窟胡爲中野不封樹君王棄德如棄屣
獵車轔轔涙水雨民謡喪日天出彗壁間幼出千杜
魯原頭松栢翠遮天死魄羞對生民覿椰江寃血至
今碧却恨新王不誅刎

按大武神殺其有功之子不知觧憂之悪豢於累
卵之對可謂其智之昏矇太祖王不討杜魯之罪
視以援立之功詩人賦楊水者當律此輩

鷄林曲

新羅脫解尼師今九年三月王夜聞金城西始林
有鷄聲遣瓠公視之有金色小櫝掛樹白鷄鳴其
不瓠公還告王王開櫝見小兒姿容奇偉抱而入
闕鳥雀躍從因養之宮中名閼智數年丹立為太
子後讓於婆娑不立至七世孫味鄒始為王改始
林名鷄林因為國號

金城西林腷膊起金城王氣葱蘢始樹梢黃櫝作蚌
胎胎中明月宮中閼瓠舟老翁彗眼明解道如來親
抱來楊山白馬再躊躇百鳥率舞蹌。如兒乎學得蹌
孤竹子關川藥草青青初

按有桓之熊化扶餘之金蛙關川之紫卵優渤之大卵始林之鵲櫝龜旨之紫繩金城之鷄櫝續續載史一猶異事而況多乎必是東人以訛傳訛騷騷成說因循襲謬馴至若是之多如使核古君子攗實考迹宜有所分别

索奴歎

新羅婆娑尼師今二十三年音汁伐國與悉直國争疆詣王訟之王召金官國首露王決之直音汁伐於是王命六部長會饗首露漢祇部以位賤者主宴首露怒命奴耽里殺部主保齊而歸新羅索

奴将殺之奴逃音汁伐新羅追索之音汁伐主陀鄒不送羅主怒之以兵伐之遂降音汁伐其後悉直押督二國亦降悉直今三陟音汁伐今興海押督今慶山

滕薛各爭長山木誰度取金官白髮坐執衡虞芮無言各歸府裴家酒席生風波家丁何罪徒移怒一奴得失我何關坐招兵甲甘為虜悉直官人亦何辜生莫逢金首露

新羅兼并之習始於婆娑今驪江東岸。婆娑城有古墟云是婆娑所築意者婆娑志於欲拒百濟據水為築歟驪為羅界則自驪以東至于月城推可

知己

大庬樂

新羅祇摩尼師今婆娑王太子婆娑獵於榆飡之澤太子從焉過韓歧部部主許婁饗之摩帝同飱酒酣許婁妻出女子舞之摩帝妻亦出其女舞之太子見而悅之許婁不悅王遂命許婁女摩帝亦許其女王謂許婁曰此地名大庬若置盛宴可以同樂許婁如其言王乃以酒多官之遂以摩帝之女配太子後爲祇摩王后

漠漠榆飡澤駪駪獵騎過秩韓歧韓部淋淋酒如河

坐客紅氍毹客蒸蒸蒼鵝顏色正數愉謂言心
誰家桂樹枝相樛鳳凰啾啾鳴在柯東園驕蝶妬芳
春西北樓高和氣多彈箏挾瑟上高堂欲言欲笑朱
顏酡一酒多何足多兩美人皆可和陽阿妖舞竟八
宮大庖樂辭正哦
婆娑不知獵色之非而甘心於同樂許婁不知禮
饗之道而專心於納寵可謂貿貿君臣

楅章歎

高句太祖王宮在位九十年戲樂怠荒每遊獵於
箕丘弟伯苦諫不聽王嘗夢一豹嚙虎尾占者曰

虎者百獸之長豹者同類而小者也意者王族中
殆有謀絶王嗣者乎王不悦右輔高福章曰王弟
遂成必反請誅之王不從乃禪位于遂成自爲上
王遂成時年七十六殺福章及上王子莫勤莫德
福章臨刑歎曰我爲近臣寧可見危而不言乎恨
前王不用吾言以至此耳遠近悲之是時左輔穆
度婁見太祖不聽福章言即退歸鄉里
君王學還虎宮中驕羽父倭山翠被起叛氣實陽畋
車坐烟霧小臣有舌舌本強義是恭山身鴻羽靈脩
有耳不解聽桑土踈踈天未雨鳳藏鷄逝不足悲禮

巢破卯尤堪悕別宮春草鎖重門青山望子愁朝暮
忠魂夜夜應悲酸臣血化碧臣心丹也知詰人能保
身却憇蓬廬穆度安

昔魯隱公不聽羽父之言欲遜位桓公終受其禍
宋宣公舍與夷而傳穆公終受其報太祖王愛弟
之心頗似隱公而遂成之逞惡如此甚矣太祖王
不知命以義之道也

貴妃庫

新羅阿達羅尼師今時東海上有迎烏細烏夫婦
結草而居一日迎烏歸海採藻負一大巖歸日本

人見而異之立為王細烏恠夫不来往尋之見夫
脫鞋亦上其巖負歸日本人見而請之立為貴妃
是時新羅日月無光日者云日月之精今去日本
王遣使請二人還迎烏曰我到日本天所使也何
可歸也然若以貴妃所織細綃祭天則日光自生
因以其綃付使送之新羅如其言祭之日光果生
遂藏其綃於御庫名曰貴妃庫名其縣為迎日縣
睡隱閒見錄云爰宕山祭日羅神俗云日羅即迎
烏神

極浦遥遥採藻去阿㛣望雲尋劉季鷄林日月礙玉

輪修羅噉盡金光閼使兮莫招招天命不可棄紅機七襄自成章穆穆圜丘儼輯瑞六烏西飛拂舊羽大明天下文明地人歸綃亦隨實氣透箴筍愛宕山中起叢祠死䰟應逐東歸使

日月之光適照天下獨於我國而無光者似是無理然日本之祭日羅則亦有苗脉。

遯山忍

高句上王莬明臨荅夫弑其君遂成立王弟伯固伯固初避遂成之亂遯于山谷至是羣臣迎之伯固三讓而後立追羿遂成次大王初荅夫之亂遂

成太子鄒安逃竄山谷至是詣闕待罪王封為讓
國君以答夫為相
鴟鴞毀我堂蜂蠆入我床山中鴻鴈向南飛一翻翩
翩天外翔兄弟三人不相容一亡一隱一君王秋來
豆箕自相煎秋畝於田耕欲荒青青園中葵日落誰
向陽一遯山再遯山叔兮侄兮俱飛涼閶闔門前黃
犢車丁東玉珂悲彷徨父讎兄讐忍同國答夫腰間
金印黃
答夫在伯固則兄讎也在鄒安則父讎也禮云枕
苫枕干不反兵而鬪西人不知此義以答夫為恩

相而同享安樂眞忍人也

清野行

高句新大王時漢玄菟太守耿臨以大兵欲侵之王曰戰守孰便相國明臨荅夫曰兵多者宜戰兵少者宜守今漢人千里轉粮勢難相持我若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不過旬月其勢必歸我以精兵薄之可以得志王然之嬰城固守漢人攻之不克士卒飢困引還荅夫率千騎追戰大敗之匹馬不還

樂浪城中鼓鼕鼕樂浪城外塵濛濛菟城征旂立躊

躇鐵齒翎戟摩蒼穹君莫笑閑門坐閑門不久開門
多四野無儲谷無芻千里來兵奈吾何城如鐵甕莫
破幕上飛烏啞啞過黃昏莫過薩水荒啾啾戰鬼吟

銅鑼

按高句麗於遠羅左右受敵用兵自強故隋家全師盡為乙支之所殲唐帝大軍未免安市之敗斂豈可以區區一玄菟而抗衡哉王莽之受降慕容之虜滅持其乘弊而然爾蓋知其養兵之道故卒不受弊今則以三倍高句之地無異弩末之弱終始受制於人非他不知養兵之道耳

缶谷城

新羅伐休尼師今七年百濟襲西境圓上進圍缶谷城軍主金仇道率勁騎五百擊之百濟兵佯走仇道追及蛙山為百濟所敗王以仇道失策貶為缶谷城主

缶谷城何盡盡中有干戈與萬騎城可禦敵不可單蛙山之事孰主是不恨吾王繩敗律但恨未赴西單死四境風雲日炫爛我獨胡為圍城裡却慚西林明咎夫能令漢卒填江水

金仇道之復拜缶谷城主真是秦穆不替孟明之

義伐休之為賢君於可知也

伐谷鳥

新羅伐休時後園有鳥鳴伐谷人曰修德可以彌災王遂大悟修政國中大治

伐谷復伐谷伐國可伐國雖伐國也未悪國可伐先𫏄穀鳥能覺人心亦能與人國當時角于無一言日
日縩竹東園曲人而不知鳥天所令人覺鳥聲無古今人心有善惡

按齊宣見牛而生惻隱㝠仁㵾蟻而生仁心人心之發適其機而隨現牛是一牛而豈有二齊宣也

蟻是一蟻而豈有再宋乍乎然則豈獨伐谷感至
也尋常百鳥之聲皆可悟心苟有善心何患無聲
斯可見感應之理捷於桴鼓

乙巴素

高句故國川王時外戚在可慮等謀叛伏誅朝臣
鮮可任政王下令國中曰近日官以寵授位非德
進是寡人不明之過也四部各擧賢良於是若擧東
都守晏留留薦乙巴素王拜為相賞晏留為大使者
外戚多可慮內臣無忠臣得臣貴。家側席思忠純無
傳叢無盡渭無獵翼室愔愔不寐晨東都留守眼有

珠四部部長誦縣綸鴨縣尉中叱牛客来作君王席
上珍無知賞金真有知自是君王藻鑑神
按殷之說直拜為相周之呂直拜為師不藉薦引
之力不資履歴之勤而至今稱君臣際遇自漢以
後始有資歴之用而人才衰矣蓋用資歴則其流
之弊轉為。人擇官此可見上古後世用人得失為
耳

加羅泣

新羅奈解尼師今十四年浦上八國謀侵加羅加
羅王子来泣請救遂命于老將六部往救之擊殺

八國將軍奪所虜六千人還之加羅人皆頌德以
歌之加羅按文獻通考伽耶國之通稱
加羅泣加羅泣八國齊聚加羅月孤城一髮無蟻援
疾風吹捲牙旗裂太子前導將軍行六部夜唱行軍
曲汀洲蘆荻有伏甲浦中一船歸不得加羅城上竪
青旗君王對子斟賀勺加羅喜笑啞啞一曲春風滿
一國
楚滅十七國而楚始大晉滅十二國而晉始大秦
滅西戎而秦始大此得其地利人和而然也新羅
之始林不但地勢之險阻又是人心之淳實故其

生聚已成足以制八國之羣寇於此可[illegible]見畢竟統一之兆耳

師彘琴

新羅奈解時王命子老救加羅破八國兵勿稽子功爲第一以忤於大將不見錄後骨浦等三國又攻新羅竭火城新羅禦之勿稽子斬獲又最多不錄功乃語其妻曰聞臣子見危致命臨亂忘身忠也前日之役吾不能忘身致命以致人之踈間爲不忠也何面目出於市朝乎被髮入師彘山彈琴作歌遂不返而終

有忠不見信有功不見錄忠未感人心功未塗人目
胥浦浦上俱獲雋大將論功何厚薄戎垣大樹無言
翠介山烟花少顏色閨中少婦莫怨嗟不怨不忘修
吾德師舜山中住日長桂樹叢生閒花落折花酌酒
撫我琴拜拜流出皆隱曲自是高人不貪天鐵卷何
以琴心適
新羅之人責己甚重事君不信則反其忠少無怨
忘之心故人人敵愾忠君死長甬昔晉棄欲不能
其國而甘就其死勿稽之隱無愧晉臣
刪解裙帶

高句故國川王薨王妃于氏夜往發歧家請之曰
王薨無嗣子其最長宜嗣為王發歧責后曰婦人
夜行禮乎況國王有喪王后不宜輕出于后大慚
又往王弟延優第延優握手延入后告以故與延
優結約立王許為王后遂作血誓酌酒設筵延優
手斫猪肉以為者誤傷指出血于鮮其裙腰帶以
裹之携手同入宮發喪立延優為王王立于后
南山老孤鳴綏綏涓水孤鴦嗅新侶宮中有衣不舉
復發歧一言堪羞汝一笑剸猪肉再笑鮮裙楮昵昵
授國重尸燕出門去有魂羞見故國川恨不栽松山

上處

按詩墻茨鶉奔譏貶衛宣姜與子頑也南山敝笱刺論魯文姜與諸兒也天理人事滅絶無餘而聖人著之於經取爲後世之訓其意深矣夫延優與于氏罪固窮極言之醜也而爲國壞者早能以禮制家焉有不化其妻與弟乎事涉中冓之言不必泚筆而高句之世事多荒濛淑慝混淆故要附聖人懲惡之義以示世變無不有耳

郊彘詞

高句山上王時郊豕逸掌者追之至酒桶村有一

女年二十美而艷執承畝之王聞而異之微行幸
之于氏聞而妬陰使兵追之女着男服而逃遇兵
曰今吾有身汝殺王子可乎追兵不敢害王復幸
女家聞女曰聞而妬陰使兵追之女着男服不與
兄弟同坐况敢近他人乎已而生男名郯龜立為
太子改名憂位居

酒桶村中人如玉生來手拳〻不開天送郯稚教利
執門無竹葉羊車来昨夢蘭花開滿懷明月玲瓏入
蚌胎誰家河東獅子吼蒼黃追騎無言回藍田玉子
無人識猛虎悺〻不得噬髭〻壯髮無綠箆天意不

容隂車勢兒王不記宿恩深山上陵前許同瘞

按唐宣宗以鄭姬之子蘊惡郭后之專寵郭后之死不許同瘞於憲宗之陵其視東川當有差等

刪七重松

高句東川王八年太后于氏死遺言曰妾失行何面目見國壤故國川也於地下請瘞我於山上陵王從其言合瘞後國壤降於巫曰予見于氏之歸川上不勝其憤大戰而歸退而思之着見國人必以物遮我墓於是種七重松於陵前 出補遺

七重松松青青青能掩而不掩着如何不誅負情婦

九原忍思亡劒末松長山上葉葉戰和風奏出鶉奔

謳一

按此說出於補遺失故國川之魂能羞國人之對使物遮其陵苟其羞也何不用鬼斧於觧裙之初使何闕之娃亡竅流血而乃於山上同葬之後始羞之也事之荒誕良不足信也

沸流戰

高句東川時西魏文帝遣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兵出玄菟侵之東川王將步騎二萬逆戰於沸流水儉爲方陣掩擊之麗軍大潰死者二萬人遂進

陷丸都王奔南沮語在密友傳 丸都今寧邊府北釰山嶺下

幽州城裡鼓鼙起東川甲馬蕭蕭至哀哀萬鬼青楓哭魚龍飽盡西流水釰山嶺下少人行鄭駟倉皇甫慎里夫不得耕婦不織百里一村烟不起曺沫圖淨亦何益空遣密友勞心剌

耿臨毋丘儉同一強敵而臨則敗績儉則全勝在我禦賊之得失耳彼新大王知其以逸待勞之策乘其困而擊之東川王只有輕敵之心不知困賊之術幾乎覆國至於密友之送不過燕丹送荊軻之策此豈正道乎其成事恢邪亦僥倖也已

紐由行

魏將毋立儉攻陷高句丸都城王出奔小臣紐由進曰勢甚危迫不可徒死請從臣計乃入魏軍詐降曰執甚危迫不可徒死請從容計乃入魏軍詐遣小臣致不腆之物魏將聞之將受其降紐由藏刀食中刺魏將胷與之倶死魏軍遂亂王乃休軍奪擊遂之王復國論紐由功第一

沸流水血如沸幽州兒猛如拂丸都城下無王氣一介臣何男子自稱專諸後身是黃盖降播出石頭對面笑語藏青七幣重言甘亦奇計魏營夜哭將軍死

後來復有黃昌郎並列青丘刺客紀

按公孫述之刺岑彭李師道之刺武元衡皆以逆犯順未免為刺客之所為而至於紐由則異乎此義理之所當然也毋丘以僭亂之餘浪虐無罪之高句為高句臣者柳亦坐觀其敗亡而不之救乎然則非刺客乃忠臣也後之議者不以事害義可也

臥柳起

新羅沾解尼師今始聽政南堂委用大角干夫道國中清寧又龍見宮池金城南臥柳又起人謂有

兵兆遂等達伐城以禦百濟
卧柳卧何日卧卧柳起起處起云是東方白雲生太
白流月南風死金池老龍閉鱗甲動盪風雷大人以
明朝鼓鼓等登〻伐達山南起百雉
按漢時之柳僵而起宣帝復興羅代之柳卧而起
滑兵必來豈必前後之柳有異不過人心之所感
耳赤雀火烏同一雀也而紂之亡以赤雀周之興
以火烏蓋在人不在物耳

柴原悲

高句東川王性寛仁王后欲試王心候王出游截

路馬鬣王曰馬無鬣可憐又令侍者進食陽霞羹
於衣亦不怒及薨國人懷德莫不哀泣近臣多有
自殺以殉者國人伐柴以覆其屍名其地曰柴原
君王馬無鬣君王衣霞羹霞羹尚自可無鬣還無驚
五陵草碧雲輧遂千官兩下攀弓淚君不見鶴陵東
畔柴如雲死魂甘作先王侍誰家謾作黃鳥歌回首
東方得不愧
按東川當魏寇搶攘之際能收合餘燼撥亂重恢
其功實不下楚昭王昔楚昭王失弓而不覺墜屨
而不棄甘聽子西之言而不殺藍尹之談帑並賞

鬪懷之功而不罪雲中之殺已勿禜赤鳥之灾而仁保股肱禁祭黃河之祟而甘受其病故盜戈及王而由于背受吳師請王而隨人拒命終至於包胥十哭蒲虎之甲焉齊出雍澨三戰衡漳之山川復定其深仁厚澤至唐時而不沫故昌黎題楚廟詩曰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想像千載餘風足以感人東川沸流之戰舉國崩沸税駕無所而密友以死爲心紐由挺身當死以致賊兵潮退則平日養人之功可知也我國則尚不聞節屋追擧足可見東土人心不如南民之厚也

草囊歌

高句中川王有寵姬貫那顏色殊麗髮長九尺王將立爲小后王后椽氏譖言於王曰昔我先王不致禮於中國以致兵敗出奔幾喪宗社妾聞西魏求長髮美人購以千金今王若憑一介行李以進美人則彼必喜納不復侵矣王默然貫那懼反譖后王亦不聽後王出獵貫那將草囊哭迎曰后欲以此盛妾投海願王放妾歸王知其詐怒曰汝要入海乎乃盛草囊投之四海

莫倚花顏粧 莫恃雲鬟揚 烏雲長九尺何似草囊長

人誤我我誤人妾不匹嫡嫡難當不恨韋囊藏我身
但恨生為王妾不知王從古害人還自害西門送巫
誰悲傷
按史記西門豹治鄴水泛女巫于水以殺之又六
國時魏送美人以事楚懷王酷愛之鄭袖見而妬
之謂魏美人曰王愛汝而但惡汝之鼻孔以手必
掩美人如其言王問鄭袖曰魏美見我掩鼻何也
袖曰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怒劓美人鼻此事恰似
椽氏

烽山行

新羅味鄒尼師今五年百濟来攻烽山城城主直
宣率壯士二百人間道出擊大敗之以軍樂迎勞
之拜真宣一吉飡

金城城南卧柳起嵯峨玉龍秋雲裡烽山山北陣如
蟻二百壯士鳴弓矢菎崙関下夜飲酒真骨宮中聽
凱喜百年烽山無烽影黃金鵲印不足美

按羅濟連境無日不戰而羅之勝十居八九非徒
風俗使然全由褒節義而不吝賞故其軍樂死而
然今嶺南之俗大異湖南抑遺風餘韻亦有所自
于老歟

新羅助賁尼師今以昔于老爲舒弗邯滅甘文國
沾解時又滅沙梁部後倭使來于老待之戲言曰
早晩以汝王爲塩奴王妃爲爨婢倭王聞之怒遣
將于道朱伐之羅王避兵柚村于老曰以臣言而
致寇臣請自當遂往見倭將曰前言戲耳何必怒
乎倭執而燒殺之後倭使復來于老妻命元夫人
請私饗倭使滿醉而焚之倭人怒攻金城不克而
去

去年戰甘文村今生戰沙梁部生爲王婿死王事爨
婢塩奴太嘲侮東隣嘖言自召禍玉輅晨沾柚村雨

一身甘當一國難談笑雍容踏釼樹平沙落日燒炟起壯氣蟠虹亘江戸東家醉使八田祿忠臣有妻哀
哀苦兒爲大王不此心長樂何顔對阿母
按于老對使之言大是忘發而及夫東兵之来指
身自當甘就湯火之塲此則犯信之不愧而命元
夫人以一婦人不忘崩城之寃而燒殺倭使亦不
愧莒婦之度紡但國君不之禁以召忿兵之再來
盖此時鷄林未免上古之淳厖婦人孺子任行其
情國無法禁而然可歎
竹現陵

新羅儒禮尼斯今母朴氏嘗夜行星光入口因有
身而生生時異香滿室即位十四年伊西古國來
攻金城王大擧兵禦之不能退忽有異兵從天而
下不可勝紀人皆珥竹葉助擊賊大破之即不知
所歸人見竹葉數萬積於竹長陵國人謂先皇以
陰兵助戰云 先王助責王也

金城城西鼓鼙吼東海殘兵曉星走咫尺仙陵雲轔
迷神之洋兮下大藪箐花綵珥如秋星寶龍戞雲攙
江右捲國新覇若風散頃刻陰雲掃大阜珠丘左右
綵葉亂怳惚鳴鉦戰勝後世人只見雲霧中豈有神

兵能用手請君更祭蔣帝廟風鶴宣威報德厚

按神兵之助古或有之伍負南城之風雨越甲狼狽魏顆韓原之亢秦杜回跌馬雖似浮夸之說而理亦有然者盖精神所到陽氣大發亘宇宙而彌長亙羅月而同明詩所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者是已羅之助貢十八年御國庇民固圉亦勞其心及夫乘雲之後精神浩蕩有能出威現靈掃盪疆場之寇若論其功足可享大報之祀而寂然無聞嗟夫

愚達買

高句西川王患肅愼侵边問羣臣才堪將師者皆
以王弟達賈對遂遣達賈拔檀盧。六百餘家於遷
扶餘封爲安國君王薨太子相夫立以達賈爲左
輔國人倚重爲之歌曰達賈不在吾何依戴王忌
其名構以謀反殺之國人皆涕泣思之藥盧歌 西川王
兀兀彼郊哭哭向青楓樹楓兮化公靈葉葉吟風訴
伊昔肅愼之戰子爲政奮臂一呼風霆怒劃然一劍
上鉄嶺𢭃矢寂莫收腥雨一國歌謠作禍胎杜郵之
賜逢新主遺恨安國不觧印碧血空埋鍾室土官家
殺人不殺名我歌我曲悲千古

按高句東接肅愼西界幽燕所以自衛者以其兵强將猛坐以折衝耳達買以王之親弟竭忠敵愾為國長城則國人之望有所歸矣彼新王之猜勢所必然夫以周公之忠成王之明未免遜東之歎則况烽上之昏虐自非成王之䂓詰達買之見信未及元聖之孚誠而其不利之讒言十倍於管蔡乎倘使達買解印遜野踵美東山之遜荒則庶乎君臣之相保而計不出此惜哉

鶉綿詞

新羅基臨尼師今昔氏時沙伐州人印觀賣綿於市

槐谷人署謂以穀換歸忽有鳶攫綿而歸印觀印
觀取送署謂曰此汝綿也署謂曰鳶攫是天也吾
何受為觀曰然則還汝穀謂曰已相買賣豈可還
價觀曰子不受穀吾何綿之有遂相讓置市而歸
掌市官以聞王并官之
有金揮鋤去有甑破不顧生來義重物為輕匹夫亦
知熊魚取吾家穀爾家綿穀歸爾綿歸鳶鳶亦不有
應是天却恨市中名姓露枉徹君王王曰賢人心不
是今古異如何清濁同天淵
按此時三國無錢弊故閭里之買賣皆以綿與穀

焉夫綿穀乃衣食之原也民以衣食為重則彼金
玉鉛錫何貴之有是時國俗只尚勤儉化行謙讓
故致有觀讀之相讓夫如是故內以足君民之印
外以禦隣國之侮恢恢有餘及夫統一之後中國
之路始通奢侈之風漸長棄其綿而錦縟焉是啄
髮其穀而金玉爲爲飾擧國靡然人心日非以至
錢貨之出而人慾波蕩忍能對面而爲盜賊較看
此輩之淸高不嘗壤虫之於黃鵠嗟夫

販鹽曲

高句麗烽上王九年大旱自春至秋不雨民饑相食

王不恤發國中男女大修宮室相國助利諫止之王怒曰君者民所瞻仰不壯宮室無以示重國相無乃彰吾過而干百姓之譽乎助利曰臣有懐不陳非忠也豈敢干譽以彰君乎王不悛初王疑其弟咄固有異心殺之咄固子乙弗遯於野王救殺之不得乃隱傭水室村主人苦役之乙弗不堪乃去販鹽鴨緑村家衣服襤褸人不知為王孫至是助利使蕭友物色之就拜乙弗乙弗曰吾野人非王孫也友曰一國之望王孫甚勤願勿疑也乃迎歸廢王幽於別室自刎死葬之烽山因號烽山王

遂立乙弗爲王是爲美川

鴨綠江村杜宇語牛車踏石崚嶒去車中雪花黎波白牧羊王孫誰識楚郎羆寃血碧未洗小兒多啼脣兵來宮中自有伊霍相較獵小車春風回對面蕭友作賀辭天陰不雨知爲誰蘆葉軍前一軍拜侯山獵騎悤悤歸烽山之魂得有無死對出固應羞啼

木閣棧道迎立太史之家傭烟堤芳草覓來牧羊之王孫其乙弗之謂乎然助利之待舊主亦落下霍光一等

毀都歎

高句故國原王十二年數遣兵侵遼東燕慕容廆
遣慕容翰伐之駋王求盟翰乃還俄而移居丸都
燕慕容皝自將精兵四萬攻陷丸都麗王單騎走
斷熊谷燕掘美川王塚載其屍虜王母王妃男女
五萬餘口燒宮室毁都城而還王遣弟稱臣入貢
乃還其父屍猶留母妻爲質王移居東黃城

遼東城城近遼將士一去不復返丸都城城高低男
女盡入燕雲遠君王臣驪入熊谷玉辇奔走醫閭坂
交隣自古不構釁蘖自己作禍必反

慕容之於高句血寃骨讎眞古今之所無而高句

反臣事之終不能一戰有報讎使一國君臣沬血飮泣卧薪嘗膽則豈無可報之日哉可難

碧骨池

新羅訖解尼師今生而壯貌俊異心膽雄敏于老謂其妻曰興吾家者此兒也及基臨薨羣臣迎立之湖南郡恵無水遂開池等堤名碧骨長一千八百步

碧骨池何深深碧骨堤何長長深能濟民艱長能爲民障一等千年萬年防但願恩膏溢大池不喜東西拓邊疆如何不思父撓怨忍向倭天通海航

按鄭國鑿渠而秦人蒙利遂成霸王之業改宗設機而大坂生水長享日本之利設辨開池亦為興羅之基又何害民力之暫疲乎

美草偶

新羅奈勿尼師今九年倭大至王聞之造草偶人數千衣人衣持兵列吐含山下伏勇士一千於斧峴東原倭人恃衆直進伏發擊其不意倭人敗走

八公草木皆為兵助貴陵所能酣戰徛儺露葉生手脚赤壁舡中舊所見霞帔霧韐朦朧出半月壇高明組練吐含山下鼓響動斧峴岩中殺氣轉中宵伏甲

草莽興蜂散雕題走如電乃知君王先伐謀異夫黄
郎不足驚

按我國壬辰全羅觀察李洸設疑兵於黄山倭兵
不敢向南忘憂堂郭再祐亦設疑兵於竹嶺之間
而倭寇相戒勿踰盖倭寇多狐疑見疑兵則不進
譬如欒枝曳柴而楚軍疑亂張飛列旗而曹操回
鋒此浙江許儀後料倭之策也奈勿此戰即攻倭
一初之戰而以此疑兵遂成全功如湯智將謀師
以輔厥畧則可能大蕩其巢穴永保百年無虞而
終無一奇士敵愾惜哉

故國原

百濟肖古王帥兵攻平壤城（即東黃城）高句王力戰中流矢死歸故國原太子丘夫立是為小獸林王志復讎令國人指示以習戰年年侵伐即位二年秦王符堅送浮屠順道及佛像佛經王迎之遂立寺觀以君之東國佛法始此

故國原在何處死綏之魂歸誰國故國原頭無積薪魂兮望子空悲欷粗糲盡習昆明池豚盡不遍東黃纔但識佛力能報讎闍梨法楞充珠幃令人愧殺長壽王猶能下甲扶蘋礮

小獸林志復讎而不知復讎之要蓋欲復讎者先屈意事之使被無疑而後廣其生聚之法方能一戰成功而反以事佛徼幸求福其復讎不亦難乎

馬跡行

高句故國壤王時遣兵侵百濟王王遣太子仇首拒之至半乞壤有斯紀者本是濟人誤傷國馬懼罪奔高句至是來告太子曰彼兵雖多其驍勇惟赤旗軍若先破之其餘自潰太子從之進擊大破追奔至水谷城積石為識其地有岩石折罅如馬跡至今稱太子馬蹄

偏衣出半壞涓水嚣群起東山赤旗望如火棲花叱
撥秋雲裡𡚒郊食馬能致忠有罪不藏真淂士水谷
城邊石磊磊斑斑鉄跡多疑是

按秦之殽陵之戰鄭商弦高以其乘牛犒秦師使
人間行告鄭以禦𡚒余嘗賢其為人百濟之斯紀
者亦忘其惡而救國難此誠鄭公闘辛之不讐楚
昭者也其賢豈讓兩人哉

狗原歎

百濟枕流王遣使朝東晉迎胡僧摩羅難陁及佛
經數百卷立漢山寺剎以事之又設獵場於狗原

沉樂二年薨。辰斯立承喪大獵七日乃返修宮第室穿池造山以養奇禽異卉又獵橫岳西卒於狗原行宮

高家佛禮未畢晉家佛隨東轄癡君一誦楞伽字漢山秋色皆菩薩勿淫勿殺是佛戒如何獵場狂心散鴿原衫衣方準獵復騎繞踏松山月兒狗原第狗原狗原行宮百姓血嗚呼峻宇雕墻世或有耽有兩世淫樂渾如

此時三國之惑佛無彼此而百濟則以孱弱之國惑之尤甚國力無盡而事佛愈勤不修外禦種種

致敗佛何救哉

狼山雲

新羅寶聖尼斯今十二年有雲起狼山望之如樓閣香氣郁久而不歇王曰此必神仙降於福地有邃築墻修祓禁人伐樹又作平壤州大橋

朝狼山雲棼棼夕狼山雲芬芬但識狼山雲不識芝山雲平州大橋起如虹橋邊果有神仙否神仙之術亦奈何對面宮中隱匕首

雲中豈有仙人哉仙人乘雲之說始於帝堯華封之答蓋特示輕天下之意豈真乘雲也彼昏君闇

主認爲當然漢武惑於封中之起雲宋徽惑於艮

岳之興雲其續續敗亡烟若明鑑苟使修德之治

世則悪氣可化爲祥雲否德之昏君則瑞靄自變

爲妖沴豈待雲而興敗哉信有仙人寧不下笑

憂息曲

新羅實聖尼師今勿王曾質已於高句乃使訥祇於

高句潛使高句殺於中路高句見訥祇風神非常

告其謀訥祇怨而逃歸使人刺實聖遂自立遣歃

良于朴堤上於高句請其弟卜好又使倭國請其

弟未斯欣倭不許乃與未斯欣共宿舟中潛使逃

歸王見而喜之淇二弟設宴作樂自製憂息曲以
歌之
人言兄弟樂我有兄弟憂兄弟在何處玄菟北佬閭
防州烏鵲飛飛啄金枝一東一西年年悲有龍乘天
雲有鴈時其羣花蕚明月愁紛紛登班鐵人鮮君心
曉乘星槎許君躬孤裘蒙茸車復東沸流國多春風
烟波江上復誰思萇山消息蒼茫中扁舟一葉夕陽
来塤篪堂上聲融融相逢莫恨黃歌死兄弟相看喜
如何為語寒烟木鳥䰟應喜西樓歌哉歌
訥祗旣受君命則死可不避聞其害已之謀中踣

逃命有愧衛伋之持旌又况甘犯弑君之罪不免
冒立之名旣弑其人而又取其人之女建之中壼
之位可謂千古忍人不可以君道責之王后亦以
實聖之女不能自滅甘事殺父之讎固其是是夫
有是婦

悲長沙

新羅訥祇麻立干좌欲見其弟未斯欣送朴堤上
使于倭堤上不告家直汎海抵栗浦妻奔至浦口
望舟大哭曰好歸來堤上曰將命入他國莫思再
見朞妻遂抆沙上放卧號慟親戚扶腋將還妻舒

脚不起因名其地曰伐知旨名其沙曰長沙及堤
上潜送未斯欣倭王怒欲降之堤上憤罵曰丈夫
豈爲汝鼠奴下手倭遂生剥其皮燒殺木島中妻
聞之不勝哀痛率三娘子上鵄述嶺望倭痛哭自
絶至今爲鵄述神出補遺

長長復長沙妾恨如沙長前年送郎去送入高驪鄉
今郎上桂舟桂舟將何歸長呼不相别小妾誰相依
娘雖好歸來郎曰無歸期郎心只有君妻訂心有郎
郎如爲君死妾亦爲郎亡郎豈薄情人鉄腸難可回
栗浦潮頭化石恨朝朝暮暮望夫未試看沙岸點點

花花上淚痕班班衆

堤上不屈之節無異大窖之禳武其妻化石之恨

頗似血竹之湘妃則忠臣固有烈婦

笑北豊

高句長壽王二十六年燕王馮弘困於魏請投高

句王遣將葛盧等至和龍塞迎之王親勞曰馮君

遠來其勞乎弘怒其輕已稱制讓之王處之平郊

尋徙北豊弘威令無異在國時王乃奪其侍人䝨

太子爲質弘怨之潛使宋迎之宋太祖劉裕遣王

白駒邀之王使孫漱高仇殺弘於北豊白駒以其

兵七千掩殺潄仇王以白駒専殺襲擊執送于宋

燕山二馬驕踏影塞草當塞不淂肥平亦霧幕薄醉

眼旁陵山木秋聲悲北風吹塵歸不淂陽江白駈来

騑騑騑騑来亦奈何安陵赤丸如電飛當時殺盜非

殺人白駈何非人自非

馮弘自以瑣尾之蹤任作驕傲之態真是乞子之

驕於主誰能承遠萬里中間涉魏境而過之魏人

南之於海東其遠萬里中間涉魏境而過之魏人

果無中路之梗耶雖高句利送之其勢必見殺於

中路弘之無遠智甚矣但高句不勝小忿刼殺中

跍難免盜殺之譏唐僖宗朝樂從訓之殺王鐸當以治盜之律治之是也高句不知中跍之梗於魏而甘受不義之名亦不智矣

石槨歎

百濟毗有王薨子蓋鹵王立高句長壽王使浮屠道琳僞得罪七八百濟聞王好碁請敵之遂暱好琳說王曰器皿不飾宮室不修先王骸骨權殯草野百姓居廬板蕩河流何以服人王遂發國兵大作宮室樓㙜又作石槨以葬父王緣河樹堰東自蛇城北至崇山人民國苦琳還告高句王師兵王

萬圍百濟盖鹵王以數十騎出城西走爲萬年所獲遇害子文周請救于羅及援城破宮毁騎兵已退

百濟宮中棊聲高百濟宮外行人愁蘸秦去燕實嬖齊麗譙暎日虹橋浮草露寒瓊起泚顆疲民洒千驪山丘石槨何厚昔何薄先王有䰟應譙九桓雖二年尚不成君王何事貽民憂不知舟中皆敵國但見問外麗兵逼杳杳城西楚澤旗迷䰟不散長春樓西山之薪積如坻新王有心能卧不何不回借鷄林兵西渡清川報父仇

按張儀之在魏鄭國之入秦蘇秦之獘齊伯嚭之
亡吳皆身在此而心在彼也故明主則知之晉文
知者華之奸父命則執以討之漢高知無傷之武
於楚則立而斬之史書之策記之傳之為美事彼
昏君闇主甘聽浸潤之誘受其自取之禍其亦奸
人者順其性而導之也非能使錦衣玉食於菲衣
糲飯之君也瓊宮瑤臺於茅茨土階之主也秋至
而蟠吟天陰之蚓出莫非應其時而生其人也彼
百濟之敗豈全咎於道琛哉蓋鹵之死特夫差之
慎胥齊濬之權節武靈之探鷇梁武之求密誰怨

誰尤彼文周王不知譙昭復讎之策享位三年一向悟憶詩人所以嘲乎王者良有以也

都彌妻

都彌者百濟民也其妻艶麗盖甚王聞之留都彌以事夜抵其家欲私之妻請更衣而進詐飾一婢以薦之後王知見欺大怒誣都彌以罪矐其兩目泛舡流于河更呼其妻欲亂之妻曰良人已逝妾不能自保敢拒命乎方有月事請俟他夜王許之妻逃至河呼天大哭忽遇行舡至泉城則其夫島已在遂同奔高句麗終於蒜山下出補遺

郎兮遊何方為君留襄陽女兮從何人三生義重情難忘婦人有計贈君王花樓月黑唐兒粧公然郎作漸離矐罷在娘身非在郎舡杳杳去何之笑痴王爽空房月滿鴻瀟方洗裙指點西廂變東廂泗沘河畔竹淚斑天乎吹送蓬萊檣何必陋作扶餘民偕老蒜山是樂鄉

蓋婁王不念伉儷之義必欲奪民妻而充其慾宮中自多美婦人而夜行民家豈是居人者之事乎國君而讐匹夫尚謂不可況奪人妻而行強盜之事乎其不能保其國而身罹鋒鏑者固有以也

碓樂曲

新羅慈悲麻立干時有人百結爲衣人號曰百結翁落業啓期爲人常以琴自慰歲將暮隣家舂粟妻聞杵聲歎曰人皆有粟我獨何食翁遂鼓琴作杵聲以慰之

世皆養吾腹我獨養吾心養腹腹易飢養心心不淫人有百斗粟我有三尺琴三尺琴百斗粟何者是之何者足西隣有湯餠北里醲醑蘇家〻樂歲除喧笑爺孃祖疲妻莫愁家無食小女莫愁身無帛我有一張春風絃彈之不飢亦不寒自然天機生我飽使我

渾家竟夕歡人生有涯樂無涯但願此曲年年彈

昔東坡序陶潛乞食詩曰饑寒常在身前聲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百結翁若非鼓琴以自樂則百歲後何以知名蓋至人無事如非南郭子綦昭文之流果能遊心於事物之外超然無累哉

大豆城

百濟文周王以解仇爲佐平王出獵解仇使盜殺之王第三斤立解仇遂秉政二年據大豆城謀叛王使真男以二千兵討之不克更命真老帥精騎一萬討殺之出遺補

大豆城深其湝彼誰子賊解仇松栢九丸草不殖君家養狼狼作讐直將軍何時來有仇不報如江流

三斤徒思五巳之為恩不思殺兄之為讐授權柄於解仇而不知耻畢境見其叛而加之兵始知叛巳之為可誅而不之殺兄之為可討此不及秦王子嬰者也其得勝也幸耳

碧花思

新羅炤智麻立干遊捺巳郡郡人波路有女絶世色名曰碧花郡長衣以錦繡置彩轝篏以色綃獻王王以為饋食乃開見之光彩照人王怪而不納

及歸思念不已乃微行其家幸之頻〻路經古陁
郡問老嫗曰國人以王爲何如主嫗曰竊聞王幸
桂己女頻數微行夫白龍幻魚服爲漁者所獵此
而不思豈可聖乎王聞而慙之迎其女入宮爲后
碧桃飛〻滿樓東風吹暗地来金宮輾轉相思枕迷
魂月繞芙蓉臺魚服之說孰爲諷春壚老婆語非欲
宮中小星明嘒〻弱花自多芳緣媒他時琴匣作怨
耦御家不正還招災
昔新羅送美人而唐太宗見鸚鵡訴寒惻然還送
王德用進女口而宋仁宗揮淨放送此所謂以義

制欲者也今羅君初以良心之生還送碧花華鏡不禁其方羊之戀妄祀魚服之戒宜乎古隗之嘲諷而終至琴匣之變生焉厥初刑妻已自不正其流之弊烏得無乎

射琴匣

新羅炤智十年正月十五日王幸天泉亭有烏啣書而落得其書外面云開見二人死不開一人死王曰與其二人死孰若一人死日官奏曰一人者王也不開必害王王遂開視之書曰射琴匣王入宮射之琴匣中有人乃内殿焚修僧與王妃潛通

者也俱伙誅自是國俗以此日作糯飯祭烏以報
落〻天泉亭啞啞雲開烏于于兩猪鬪冉冉天勑書
書中何所有中冓之言不可攄不開一人死開則二人
誅蒼黄析書封日官言匪誣明言射琴匣天意終何
如滿月筋斡如意蔎妖狐赤血斑斑餘烏非有情天
有情不謝皇天甘謝烏年年糯飯洒池空烏自無知
人有愚

琴匣之變實由炤智齊家法而內儀不備也內無
殿之楚修付之妖僧外人之不到任其出入河間
之誨淫君實自召也但天之秩抑特其原情而定

羅以示祀綱之正耳非謂焰智全然無羅使聖人
持筆當有所辨

木獅子

新羅智證王時阿瑟羅州軍主異斯夫承命往伐
于山國國在溟州正東地方一百里恃險不服異斯
夫造木偶獅子送之曰汝若不服縱此獸踏殺之
遂降

木獅子真猛獸不戰不擊能威人能威人直渡東溟
八千里鯨鵬辟易而逡巡椎髻羣氓捲甲降澳户人
烟入北宸地雖險人則愚獅子非真愚是真

新羅自開國以後法度荒屯不足爲列國稱而至
智證之世始稱王始敎牛耕始禁殉葬始制喪祭
禮乎時乎人智漸生矣其俗素質崇言詐無詐故
于山之人亦必以爲此國此言豈有虛慌也不戰
而降蓋羅風陶冶歷強隣其習漸變島民無所經歷
尙守眞宗而然其心亦可貴也於此足觀世變噫
今天下豈有此風

異次頓

新羅訥祇王時沙門墨胡子自高句至一善郡郡
人毛禮於家中作窟室以居之時梁武帝遣使送

異香羣臣不知所用墨胡子曰此香也焚之則香氣芬馥可以達誠於神祇佛家三寶一曰佛陁二曰達摩三曰僧伽若燒此發願則可以如我時王女病乃使胡子焚香祝誓病即愈乃以金銀賞之紹智王時僧阿道有罷住於毛禮家坐化法興王思之欲興佛教群臣皆咻之異次頓曰請斬小臣以定浮議王將誅之臨刑語曰我為佛就刑佛若有靈死必有異及斬血白如乳衆驚怪不敢復毀佛佛教遂盛

窟室曉發僧伽香君王一笑兒扶桑阿道一唱蓮花

偈法雲和雨流蒼蒼呵呵象舌禁西梵頑身何人獨
自當可憐忘死未忘佛佛家忠臣豈真忠頸中白血
知何補恨無舍利生其躬鷄林二千四百刹合盡丹
青報爾功
释教之誤人甚矣梁武帝蔵誌公錫杖之先鶴而
麵做犧牲唐太宗藏玄奘松枝之向東而廣布佛、
緬此不過一種妖術欺人耳目耳佛果有靈則昌
黎斥佛骨而焉有袁州之陞遷程子斬佛頭而何
能鄭縣之留名異次頓以死護佛終不免其身之
死死而雖神光月映何佛之靈哉程子見伊蒲方

丈歎三代規模盡在此則其謂佛教之頓無者亦太過而至於身事之不足導國君以事佛無異耶鄭倡女賣歌笑以綿繡盡誘村婦入於青樓也蕭瑀嚇人以地獄之說合為弟子

加林歎

百濟東城王起臨流閣遊樂無度築加林城以苩加守之苩加不欲往王強之[illegible]川阻大雪宿於馬浦村加使人刺之子武寧王立苩加據加林城以叛王親征至牛頭城加出降王斬之投於白江

臨流閭閻民眉加林城疾民首城登登閣高高鎮日
君王但花柳莫勸將軍去將軍一去飢鷹飛熊川纜
火拂草被膠舟漢水何年歸乾谿飛血恨在誰白頭
叛臣罪自知熚熚義旗牛頭城先王有魂應招兒兒
兮出戰不反兵劍斫賊頭如斫絲

弁大被弑無異楚靈王乾谿之變而武寧王能知
不反兵之義義殺其仇剖肝臠肉以泄其憤殆有
勝於伍胥之鞭屍趙武之屠門若使春秋書之不
在齊襄公之下

娘城曲

新羅真興王十二年幸娘城聞于勒及弟子尼文
知音樂召於河臨宮各製新歌以奏之初伽倻國
(二)後之及其國亂遂持樂器入于羅獻樂名伽倻琴王
(一)先嘉悉王製十二絃琴以象十二月之律使于勒製
命萬德等三人萬德學舞階古學琴法知學歌樂
新宮於月城日以宴樂
伽倻王氣千年非伽倻弟子行何歸行何歸娘城北
八風之舞十二徽月城如月春如畫君王行樂花馡
馡花馡馡鼓鼕々如海新宮醉夢癡伽倻破曲入新
羅天其有意人無知

前 後

伽倻嘉悉即仇亥王也只以荒樂而亡國彼真興王尤而效之更接亡國之餘於宮中築樓臺而安之集伎童而教之日夜行樂又創佛宇至於千餘所以導其後王若非偏壤之國國何能久乎

端門泣

百濟明穠王始都泗沘不知梁有侯景之乱遣使朝梁臺城方陷武帝被圍使者至見城闕殘破號泣端門外景聞而囚之及景乱平得還

吾家萬里外萬里來為誰君門受命朝天門天門晝閉昏陰霏烽如星散晝鳶浮黑灰紅燼千門飛青袍

白馬坐生風樂遊絲竹行盃晨不恨江南無處朝但恨大國渾無人為君傳語湘東王同灑此淚全天倫明穢不思修攘之策但取朝槃之名送使江南無已勞乎彼蕭繹則居於疆域之內而越視父兄東使則以速遠之人只守象夔之天不怕虺豕之毒端門一哭足以亘宇宙而不泯奇哉

花郎謠

新羅真興王時患人材在野不知欲使群遊採聞其行誼遂簡美女二人一曰南毛一曰俊貞遍行山谷搜問材德二人相妬而死遂罷之真興初太

后損政遂童男美容儀者號月風主粧餙美服娱
遊山水知人邪正薦之於朝
不行清渭獵不思金臺立教人入山谷處處窮搜拾
七寶珠褕五花裰紅粧踏盡青山西西廊醉入東廓
死求賢好意生妖變花娘去花娘末彩衣花笠空陸
離縱有人才在山谷花娘一見何能知莫教孤雲傾
作碑留與千秋作伶児
周之鄕擧里選漢之賢良方正魏之九品中正宋
之科擧任子其於顓賢之方可謂備矣此外有何
妙理彼花郎者特一棋狎楦豈能分別善悪以轉

君德其備不善故其終作惡偏邦治體便成兒戲
咄哉

居漆夫

居漆夫新羅奈勿王五代孫少有遠志為僧入高句䴡其䖏案聞法師惠亮卒徒講經往學焉一日亮潛問曰吾能識子子宜速還漆夫乃吐其案謝之將還亮曰汝燕頷虎頭他日為將無害我土遂與相誓及還真興王命漆夫攻高句取竹嶺外十郡亮卒其徒來見王遂為僧統

不顧吾髮長但顧吾國昌芒鞋踏盡漢北霜人誰知

看崇山陽崇山大師石窟傍慧眼瑩澈摩尼光照領虎
頭僧格良繞朝一鞭催故裝法師無心還有心但重
吾土輕吾王竹嶺十郡誰主張高王坐失東南彊兵
前錫杖來忙忙嶺十郡誰主張高王坐失東南彊兵
兩僧忠逆殊心腸
按鷄林習俗皆以忠君死長爲心故以至祝其髮
而覘人國可謂烈士而彼惠亮者旣知潒夫之詐
計則告國而除之可也反爲內應以致其國之喪
地甘受僧統之榮可以見兩國人心之大不同耳

白雲詠

新羅國原縣有同里人一時各生男女男曰白雲女曰際厚二家約婚[illegible][illegible]雲盲際厚家將改聘于茂樸太守李俊平際厚密約白雲相逢茂榛山中且至俊平家謂曰婚姻不可猝行請以數月涓吉而行俊平然之已而白雲果至山中際厚夜從行山谷為俠客所掠而去白雲客金闌有勇力能騎射追殺盜還際厚遂與白雲為夫婦真興王聞之並賜白雲闌爵

白雲在北山北山知不遠朝過陽臺下和雨粘妾面他日之雲不可棲白雲雖美看不變緣抹豪客莫相

挐霜露難摧守紅荷雲間自有摩勒奴撇地狂風奈
余何粧臺缺月影復圓縈動官家賞酒多
平原之女卒歸溫達胡廣之女終嫁鮮晛女子定
心類類皆然嶺南民俗尤多可稱近來安東賤女
慧而能文出家後為本主所捉上京路過洛東江
獻詩于主詩曰威如霜雪信如山不去為難去亦難回首洛東江水綠此身危處此心安
遂投手而死至今惜之人或作歌以悲之蓋羅代
褒節嚴有其舊習俗激勸自成規法歟

刪 桃花女

新羅真知王御國四年荒淫而廢時沙梁部村女

姿容絶美色似桃花號桃花娘王聞而欲納爲女
以死自誓王戱曰汝無夫則從吾乎王曰可王放
遣之是年王薨後二年其夫亦死月餘夜半忽見
王如平昔入于女房曰汝昔有諾今汝無夫何從
乎女告於父母父母曰幽明雖異王者之言何以
避也以其女入於房留御七日宛如平日交合女
因有娠產男之夕天地震動風雨發作生而奇異
名曰鼻荊每夜條忽遠遊曉返自云將鬼卒號令
眞平王收養宮中賜爵阿飡使禦諸鬼鬼兵皆怖
時人作詞 詞曰聖帝魂生子鼻荊郎室亭飛馳諸鬼衆此處莫留停 今俗門上

帖此以辟兕 出補遺

桃花復桃花桃花醉人如醉酒芳枝早許粉蝶媒不借蜂王掠蘂取既知自保歡生前那認郎來郎死後女子一言重山海死後猶記生前誘君來如雲繞妾身七夜夢酣陽臺耦蚌胎明月照牛車神種色得神兵守夜韋神兵下大野虹橋箕兀神元口飛來應朝父王歸誰道兒生只有母須看鷟殺吉達孤畫帖揭盡村家牖

昔盧充得女魂而生子三年還其父是爲盧氊亮山堂外記織女降于董永生子是爲仲舒事涉虛誕而神女旣云生子則况神郎豈無陰陽之理乎今慶州東有鬼橋人或疑之然理不可盡觧不必疑耳

落葉舟

新羅眞平王時有大世者柰勿王後也少有方外志與僧淡水曰在此小邦以終一生何異籠鳥池魚不知滄海之浩大山林之深幽乎吾將乘桴吳

越尋師學道馭風遊於廣漠之鄉子其從乎淡水不肯其友有仇漆者願從爲同遊南山之寺忽風雨落葉泛於庭大世與仇漆約曰吾輩各取一葉以觀先後出遊爲俄而大世之葉在前大世遂先行仇漆曰吾亦男兒豈不遠遊遂泛南海同去不復歸 遺補

南山寺裡白雨過曉來落葉浮溪水應識溪流接江南落葉去去無窮已安得此葉爲扁舟寒山寺下相將儀君先行我後發葉止處吾便止但恨不及徐郎時同船採藥三山裡男兒契合無貴賤君不見劉阮

去尋天台寺

按傳望候張騫乘槎而窮河源歐羅巴人閣龍乘一舟而繞四海各有所得大世仇漆終無下落處此是我國人所見淺小耳此後四仙三日浦遊跡畧相髣髴人事虛誕蓋不足取法

刪 玉帶引

新羅眞平王元年有天使降於殿庭曰上帝傳賜玉帶於王王其親受王跪拜受之郊廟祭皆用爲後高句將謀伐右神釋止之曰新羅有三寶一是皇龍寺丈六佛二是九層塔三是天賜帶終羅之世

藏于寶藏庫羅亡末王金溥獻于麗太祖遺 出補

旬天帝賚樂叅業天其佑皇龍金佛九層塔天賜鷄

林神物寺月斧巧斲衡星精一團腰鞓太乙手藥珠

宮捧勅符太庭穆穆神其授宮中聖人奉帶對上有

瑤皇皇命受鉄塀鐵城人莫誇禁壇太廟恭藝綏高

家覘兵不覘天三䄳終歸有德啓我知在德不在帶

畢竟但為麗王有

古語曰諸侯有三寶土地人民政事今朝羅三寶

非佛則天神事涉虛謊人孰信之易訟之上九或

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君若不修德雖有百寶帶

何補國哉

溫達行

高句平原王時樂浪人于溫達家貧貌龍鍾常乞食養母市井人目以愚溫達女年十六將擇嫁上卿女曰王者無戲言王怒逐之女步行至溫達家溫達方採榆皮上山女隨之溫達曰深山中豈有美女此必妖魅侵人遂下女隨至其家懇告其情乃納爲女遂賣囊中金釧買田宅奴婢器用又使溫達買國馬之瘦者女親飼之太肥盛國俗三月三日每遊獵祭天王出獵溫達馳騁在前王驚問之乃曰王婿也厚

餉之後周武帝伐遼東王戰於肄山溫達功為第
一遂賜爵大夫及嬰陽王即位溫達曰北漢郡縣
盡為新羅徃必復之王許之與甲兵三千人臨行
誓曰所不以竹嶺鷄峴之西歸我者吾無返矣遂
行與羅軍遇於阿朝城力戰而死屍還柩不動公
主來撫曰噫死生決矣嗚呼歸矣遂擧而行出補遺
龍鍾彼誰子自言無配侶探親不用媒歩々何村女
女生無所愛女長無所戲但識王者言無二生年十
六不出門豈甘賣是荒山裡囊中有金篋有衣只願
同生與同死三月三日獵萬騎天回翠麟稱就美付

嶺鷄峴空留誓魂兮不敗〻娘子

男子之以婦人成功者多齊姜殺蠶妾以送重耳黃夫人造木牛以助諸葛柒紹介公主聚畢以赴太原之役梁夫人親執桴鼓以成韓蘄王之巧此皆賢夫人之可以助成者而至於溫達則品居下下使之超然於衆品之上微公主之力而誰歟況生死精神烟然相照有如荀偃目視聽范匄言而還瞑壯哉昔山陰張元伯有柩不動以待范巨卿之來今公主一撫死者知感可謂幽明知已不下張范

涯水戰

高句麗嬰陽王時隋煬帝聞高句阻新羅貢路出師
一百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親征至遼臨水為陣麗兵阻水隋兵不
得渡帝命造浮橋以渡大敗麗兵進圍遼東城江
淮水軍舳艫數百里麗將伏兵於郭內出戰佯敗
隋將來護兒突入城見敗九道兵皆會鴨綠資糧
已盡麗王使乙支文德詐降大將于仲文欲留之
尚書右丞劉士龍許其歸將軍于文述以兵疲欲
歸仲文怨曰將軍不能破小賊何顏歸見以等
遂渡鴨綠水追之文德見隋軍甚疲每戰輒北述
等一日七戰皆捷遂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

曰山為營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遂為方陣而還文德出軍四面鈔擊之述等且戰且走至薩水軍半濟文德縱擊大破之殺其右衛將軍辛世雄隋兵大潰至遼東城僅二千七百人

迷樓夜奏高麗樂一夢揚花渡遼水江淮水軍所如馬一鞭斷江江聲死乙支將軍夜看天歲星在東辰在巳一日七捷非勝事西營送詩多妙理將驕卒隋多敗色宇文欲還于公止不念阿歷浪死歌只促繫馬箕王亦莫視疲殘下句駋薩水負龍不饒爾公然

惹起楊玄感禍根知自東征起

中國之有事東方終是少吉多凶漢武遣楊僕討
右渠設四郡而漢疲於兵幾亡王莽遣田譚討高
句降爲下句驪而莽疲於兵遂亡阿麼之窮兵遼
東果何意哉只爲示四方威武使不敢叛心生而
不思其兵敗力殘目成土崩之勢也彼獨夫之罪
天地之所不容而神人之所同憤雖戰勝而得東
土何救其亡乱且念此時三國分裂以一隅彈丸
之勢猶能抗中原二百萬之師而有餘今則以全
局之勢每每受制於人此無他我國不知养兵之

榮也果使人各爲戰則雖一邑之衆自可有餘况
一國之師乎後世不知此而直以名目之多爲榮
可歎

釰君惡

新羅真平王時大饑沙梁部諸人盜分倉穀有釰
君者獨不受曰得非其義吾豈可取諸人恐漏言
將招殺之舍人近郎曰何不自於有司以免之曰
畏我死而抵人罪非義也曰盍避之曰彼曲我直
何以避乎遂往見殺

不受偷兒食肯就偷兒招偷兒招胡不告官家官家

直應斬其腰寧死不令他人死一身大義千雲霄人
生易得鷄刻笑九原只可誑鮑焦

我丨英廟朝平壤孝廉黃順承性清白固執人號
黃固執嘗夜行遇盜盜奪馬授之奪衣授之如其
欲故不害黃黃隨後授鞭曰我馬甚遲此鞭鞭之
盜異之回子非黃固執乎曰然盜曰吾亦人也豈
忍掠黃固執之物乎遂還之黃辭曰我旣授爾是
爾物非吾吾何受之盜亦不受而焚之是黃之意
氣已能塗人耳目今劉君之盜則必害乃已其亦
無義之甚者歟不然劉君高義或未及黃生之藉

甚而耳惜夫

美人歸

新羅真平王獻二美女於唐唐太宗受之魏徵以為不宜受外國女色太宗曰日者林邑獻鸚武猶訴寒苦思歸況二女遠別親戚乎遂付使者歸之

桂花驚秋冷上有雙鸚語雙鸚破寒夢玉陛聲聲訴鶴禽食人心旅恨誰作伍瑤花曉湿鷄林雲玉寢不下陽臺雨後宮怨女尚出宮異國妖姬亦何取翩翩紅玉馱使車漢津無聊羅襪步只是賢賢能易色田舍老翁言多補豈短憐爾離鄉愁只是遠作藩邦賂

回笑高句留二頃年々乞哀慕容王
女媒事大自是戰國遷亂之術豈是哲辟正道哉
李煌獻女色而宋藝祖卻而不受王德用進女曰
而宋仁宗棄後還送夫以大國天子何患無美婦
人而汲汲於藩邦之尤物哉後世帝王雖色是務
元成公主遂洪文系之女獻于世祖以死自矢歟
送蒙古恭愍王進奇轍女獻于順帝同召賽日之
亂永樂皇帝徵進美人我國進權執中任添年李
文命呂貴真崔得霏之女權女寵冠六宮呂女妬
以砒霜而殺之遂磔呂女我 朝丙子後清之九

王子徵聘甚劇乃以錦林君愷徽第三女為嬪其後崔相鳴吉據約誓以塞之進女之弊歷代昭著而新羅為偏可勝歎哉

破鏡詞

薛氏新羅栗里民女也姿色端麗真平王時其父嘗戍衰病不能行薛氏憂之里人嘉實有意氣請代行薛父約以戍還以其女相配乃破鏡中分以為信將行以一馬屬薛氏曰此天下良駿後必有用須善飼之會邊亂久六載未歸父曰向以三年為期期已盡可歸他族婚期既定女將逃之見所

留馬而泣嘉賓適至形容枯槁見之不識以破鏡
為驗遂為夫婦 出補遺

西北有高樓々上有人涔々愁不愁家中衣食貧但
愁生為女子身生愧緹縈與木蘭猶能代父々身安
東家丈夫白羽箭為我千里行関山君不惜身為父
苦女不惜身供君歡手破半月寄與君的歷相見他
日顏檍上玉花蝶躞鳴君歸不歸識馬辞他山之樹
不可植父兮何無情玳瑁珠奩明破鏡此心與母兮
鏡俱生明誓不黄昏入青廬惜惜淚湿梨花庭不問
郎形與郎音儻知鏡鏡知心

昔陳之亂樂昌公主與其壻徐德言分破鏡以為驗及公主之歸楊素賣鏡而復合為夫婦後世或以失節為欠而至於薛氏之分鏡感其代女之勞而許身也嘉寀之合鏡守其臨別之約而成親也此人貞節並孝而發直與古烈女並爭若較樂昌破鏡不啻天淵合與溫達妻同傳

删 薯童謠

百濟有一女美而早寡築居南池邊一日雲霧晦冥池中龍交其上遂娠而生兒兒量宏異及長掘薯蕷賣為生業人因號薯童聞新羅真平王女善

花美麗無雙潛入羅京以薯蕷餉閭里兒童乃作
謠誘羣兒唱之其詞曰善花在新羅敗善花亡新
羅昌國中盛誦之百官請竄公主於遠方將行王
后惻之以純金一斗贈行公主將至竄所薯童出
拜道中偕行同潛通爲遂與至百濟出母后所贈
金將謀生理薯童大笑曰此何足爲生理此物天
下易得之物也公主曰此黃金也可致富饒矣童
曰吾薯掘署之地此物堆積如土主遂偕行掘之
金積如山詣龍華山獅子寺法僧知命處曰吾父
母遺我一斗金今欲還之願設教爲知命遂使公

主書櫝及金盒並置獅子前一夜輸在新羅宮中
羅主亦馳書報答常示厚待由此得百濟民心及
法王薨即王位改名璋遂創彌勒寺於龍華山

青山淡無姿薯蕷多於土孀孀被龍子采采日當午
自言採作藍田寶玄霜擣得雲英覯善花離宮春不
春街童齊唱歷弧謠宮中麗車行杳杳女心有郎郎
有金金　在高山色色好蓬窩寶氣橫扶采龍華寺
裡香焰繞獅前彩盒無脛走曉寢色動鷄林主金籠
散盡敗大寶晉宮牛馬誰能吾空教創起彌勒寺不
作龍堂祭龍父

按武王龍子之說出於裡談人莫之信而漢高之目以龍種我國王氏之表以鱗孫皆載正史不必強作烏有語第與謠潛奸似是求說不得而此時鷄林未免上古淳厖亦殆近於平康小吏牛金之類歟

大王浦

百濟武王新造興王寺極壯麗每親謁行香又鑿池宮南引水注之築島嶼擬海上仙山與羣臣遊泗沘河北浦岩石間以名花異草醉後鼓琴自歌令從者舞之

泚南水色連蓬葉積花映日和雲間大王浦頭百官
會醉後鼓琴歌聲僕與王寺是七王寺龍華甚佛令
人歎却恨朝無金后僕墓中有聲王心回[illegible]
武王不知殘隣之倚伺一以任情自恣遙戲度日
不幾於臨春結綺之行樂而又作佛字以祈陰福
殆近於梁武之捨身求佛歟哉蓋泗泚泚浦海東
風流之地也易以迷人直與艮岳花會西湖荷桂
一般頹頹濟之世君皆不鶩遠略專事遊戲以至
先亡昔東坡詩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沫兩
相宜吾則曰若知我國西湖怨白馬江春送落花

然則扶餘之亡非義慈促之也其始都泗沘者為
一噶矢也

送慈藏

新羅善德女主寬仁明敏代眞平而立諦聖祖皇
姑眞平時唐送牧丹花圖并花子送之德曼曰此
花無香王笑曰何以知之曰畵花而不畵蜂蝶必
無香植之果然及即位蝦蟆大集宮西玉門池王
曰此兵衆也吾聞國西南有玉門谷其有賊兵乎
乃使將軍閼川往搜之果百濟將軍于召欲襲獨
山城也遂掩擊破之而已送慈藏法師入唐求法

一　二

淂佛經還造皇龍寺塔供養佛事王有疾醫禱無
效乃於皇龍寺設百官座集僧誦仁王經
鑑此鏡淂之菩提手八萬真經百萬誦玄奘去後松
玉门池南蝦蟆鬪百濟潜兵狼貝走自是君王有神
枝東芙蓉法藥滿宮香解花精神悟色空慈藏曰沕
散慈雲全勝軒岐醫藥功經綸枉費黃龍塔一塔何
能濟民窮何須更更尚茯丹花自有曇花香氣通
善德以區區閨閫之聰明濫升天位難免牝鷄之
司晨而加以身染釋教百官靡然
人上而做風俗

前　後